

Lu Se Yue Liang



马守兰◎著

绿色月亮

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Lu Se Yue Liang



马守兰◎著

绿色月亮

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色月亮/马守兰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3491-9

I. 绿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4359 号

绿色月亮 (下)

马守兰 著

责任编辑 杨 皎 何克俭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36
字 数 50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491-9
定 价 72.00 元 (上中下册)



第十三章

今天，李龙飞带领文杰忠、马继波到市区的工程机械厂、铸造厂、纺织厂、织布厂、造纸厂、制药厂等了解生产经营情况。大多数工厂停产，即使不停产，也只有少数人在干活。李龙飞非常着急，问马继波：“继波，你是济洲市生产指挥组组长，是指挥生产的，现在工厂处在半瘫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马继波说。

文杰忠是工商、财贸支左解放军的主要领导，他感到很内疚，就解释说：“自从揪斗六局一室的领导后，工厂领导也不敢抓生产了。只有些老工人在自觉地干活，少数的生产骨干硬顶着干。”

李龙飞紧皱眉头，强调说：“工厂、矿山是产生产值利润的源泉，如果我们的源泉干涸了，怎样去讲发展经济？经济不发展，又怎样去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？这岂不成了一句空话！文化大革命，怎样革命？革谁的命？和平年代，要搞好经济建设，这是头等大事，经济是基础。我们都学过唯物辩证法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不能光呼口号，不干事。呼口号，能呼来钢铁增产吗？呼口号，能呼来粮食大丰收吗？恐怕不行吧！最近，白云楼上安装了四个二十五瓦的大喇叭，叫喊着揪斗走资派，揪斗走资派经济就会搞上去？那真成了笑话。”李龙飞停顿一下，看看马继波，再看看文杰忠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们俩可不能随大流，一个是指挥生产的，一个是生产战线上的支左解放军首长，抓济洲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你们的主要任务。继波，你是学经济的研究生，你们谈谈，对当前这种状况有什么建议？”



马继波说：“我们还必须按照各系统原来下达的生产计划，去抓落实，凡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追究责任。”

“追究谁的责任？”文杰忠插话说，“当权派百分之八十都被揪斗、打倒，极少数没被斗的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巴不得靠边站。依我看除非找造反派，同造反派们商量商量，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吗？把造反派的头头们吸收到我们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，让他们一起也做做工作。”

马继波摇摇头，争辩似的说：“依靠造反派头头？依我看不如依靠我们共产党员，各系统各单位都有共产党员，号召党员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”

“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，我们首先依靠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依靠我们的党员发挥带头作用。不过……”李龙飞放慢声音说，“做做造反派的工作也是应该的，但不能作依靠对象。”

马继波、文杰忠都点头表示赞成。

“这样吧，”李龙飞说，“杰忠，你把咱济洲市政治指挥部的组长刘运智请来，我们共同商量一下，在当前这个非常时期，怎么发挥党组织的作用，调动我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。”

文杰忠看了看手表说：“司令员，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，是不是明天上午请刘组长来？”

李龙飞皱了皱眉头深思着说：“还是现在请他来吧，如果他没有什么要紧事的话，请他今晚八点四十分到我办公室，我想明天上午就把各系统、各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请到地区小礼堂，开会研究如何稳定局势，把经济搞上去。”李龙飞转脸又看看马继波说：“你现在去整理一下近两个月的生产情况，主要是各单位的任务计划完成情况、存在的问题、需要努力完成的主要指标，还有各单位的劳保福利待遇、工资发放情况等，一定如实汇报。”

马继波盯住李龙飞问：“我什么时候送来？”

“不能超过今晚九点钟。”

“时间有点紧张。”马继波小声说。



李龙飞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瞪大眼睛看着马继波说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些情况和数据，应该是你平时完全掌握的。”他稍一停顿，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你现在立即去做，按时送来，我还要同刘运智同志研究明天会议的开法，你的材料明天会议上要用。”

马继波、文杰忠离开了支左办公室。李龙飞倒了杯茶水，坐在办公桌前，一边喝茶一边考虑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，把共产党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把济洲地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。

突然，门被猛地推开，蹿进来几个彪形大汉，头上蒙着黑布，嘴上戴着大白口罩。李龙飞料到事情不好，一纵身跃出窗外，脚刚一落地，被围堵在那里的造反派们，用木棍将头砸昏了。等李龙飞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躺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地板上。这间小屋约有八平方米，屋里散发着潮湿的霉味，有一盏煤油灯，还有地上用几块木板铺成的一张床。李龙飞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被，由于头部受伤，他感到头晕恶心，迷迷糊糊又昏睡过去了。

“起起起，起来吃饭了！”李龙飞听到有人在耳边直吆喝，很费劲地睁开了双眼。

“起来吃饭！装死也不行！”又是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吼大叫。

李龙飞想翻身坐起来，两只脚不听使唤，他下意识地用一只脚蹬一蹬，另一条腿也跟着动，并听到了叮当响的金属声，他心里顿时明白，自己的双脚被戴上了镣铐。他使了好大劲才让自己坐起来，扫视屋内空无一人，从屋门上端约有三十公分大小的洞口看，发现了一个肥胖的脸，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，在一个硕大的肉疙瘩鼻子下边，长着一张厚厚的大嘴，舌头在大嘴中不停地翻滚，发出粗野的骂人声。李龙飞鄙夷地问：“有人吗？”

“我就是人。”站在门外的胖脸说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把我关在这里？”

“我是革命造反派。你是反革命，不关你关谁？”那胖脸膛大声地吼着，唯恐屋内听不见。

“革命造反派。”李龙飞心里念叨着这个时髦的名词。文化大革命在



绿色月亮

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，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物，只要戴上“革命造反派”这顶桂冠，就是当时最最革命、最最红的人物，谁要招惹“革命造反派”，那就是反革命。不错，李龙飞自从到解放军支左办公室后，曾多次接触造反派，当面批评过造反派的头头们。他直接找到济州市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凌云飞，劝说凌云飞不要带头闹派别斗争，不要伤害无辜，不要扰乱社会治安，要立即解散这种无法无天的组织，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，抓革命，促生产。解放军不会支持你们的这种胡作非为，并限期凌云飞回单位上班，不然将对他进行处理。凌云飞照样当他的革命造反总司令，而自己却成了反革命。李龙飞想到此，不禁哑然失笑，暗暗地问自己：自己真的错了吗？老老实实，兢兢业业干工作，只因为说了几句实话、真话，就成了反革命？不可能！时代没有变，中国共产党掌权，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。我坚信共产党，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党中央出了奸臣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，历朝历代都有奸臣在作怪。过去老母亲经常念叨，说奸臣奏本，一奏就准。那是封建帝王时代，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，这种歪风邪气是暂时的，历史告诉我们，邪不压正，这是万代不变的真理。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为了国家，为了人民，可以忍辱负重，身在逆境也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，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论。他吃力地站起来，感到头沉沉的，两耳嗡嗡作响，他拖着脚镣一步一步地移到门口，从门洞中接过送来的饭——一碗稀饭，两根萝卜干儿。

送饭的胖脸吼着：“你真会摆架子，我这两天顿顿给你送饭，你都装死不动……”

“你说，我已经睡了两天？”李龙飞像自语，“两天……”李龙飞一边艰难地咽着冰凉的稀饭，一边心里想：虽然我错过了召开党员骨干分子会议，但刘运智书记和马继波他们一定会发动共产党员带领群众，搞好生产，发展经济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……

当天晚上，根据李龙飞的安排，刘运智、马继波先后到达李龙飞的支左办公室，他们惊愕地看到，办公桌被砸烂，报纸、杂志、文件等散落一地。

刘运智对马继波说：“继波，看来是李司令员出事了。”



继波非常担心地说：“刘书记，司令员恐怕是凶多吉少，不知道谁下的毒手？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救李司令员。”

刘运智是中共济洲地委退休的老书记，是经过万里长征的一位老红军干部，由于他德高望重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，因现任的济洲地委书记高明正靠边站（靠边站是指不再担任领导职务），上级领导任命他担当起济洲地区的政治指挥部的组长，名称虽小，实际上的职权范围同原来济洲市地委书记高明正的担子一样重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他的工作比担任地委书记时还要艰难，还要累。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开展工作，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威望，另一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的大力支持，具体就是李龙飞对他工作的支持。在当时，中共中央有明文规定：不准攻击解放军。有些复杂的事情，尖锐的矛盾，李龙飞总是无私无畏地冲锋在前，大胆泼辣地解决一些棘手的工作问题。现在李龙飞被冲击，不知去向，他感到极大的困惑和不安，对马继波说：“继波，你快去五八三二部队，找刘家辉师长，请他出面，同造反派们商量商量，看问题怎么解决。”

“好吧，”继波非常着急地说，“刘书记，我收集汇总的各单位生产完成情况和产值利润情况的统计报表，先交给你吧。这是李司令员催我快做的，为明天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准备的。”

“好，你交给我吧。”刘运智说，“李司令员要求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一定要开，他想得很及时很周到。国乱出忠臣，我们共产党员就要挺起来，撑住这片天，好好抓生产。工人要做工，农民要种地，学生要上学，天经地义，瞎胡闹不行。我们的人民要吃饭，要穿衣。继波，你看我唠叨得多了，你赶快去吧。”

马继波把手中的资料交给刘运智，急匆匆地去找车。刘运智又大声喊：“继波，你快点，一有消息，马上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夜都不会睡觉。”

五八三二部队，驻扎在济洲市郊区的西北方，距城约十里路。马继波曾多次到过部队，很快找到值班室，值班室的人员告诉他，刘家辉政委今天下午已去省军区开会，会期三天。马继波听后，好似当头给泼了一盆凉水，呆呆地愣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没有说出话来，脑子里浮现出舅



绿色月亮

舅冯玉金被造反派打死的情景。他心急如焚，担心李龙飞的人身安全，心想：“李司令在造反派手里过夜，等于在老虎堆里睡觉，一定得想办法见到李司令员，这一夜即使救不出李司令员，也得有自己的人守在他的身边。”马继波忽然心里一亮，转念想到：“李司令员是军分区的司令员，军分区的解放军要是知道自己的司令员被造反派逮走了，都会争先恐后地去包围造反派总部，搭救自己的首长。”可是，转而又一想：“不行，解放军有铁的纪律，他们的行动一定要有首长的命令。如果济州市军分区的解放军去包围造反派总部，引起了武斗，这可是大事。”这时，他想到了去找军分区政委董大新：“对了，我去找董大新。”他心里一下子有了希望，有了安慰：“司令员被造反派逮走，政委理所当然地要去解救。”他想到这里，让司机调转车头，朝济州市军分区驶去。在车上，马继波心里有点埋怨刘运智书记：“刘书记真的有点急糊涂了，怎么让我来请五八三二部队的师长刘家辉呢？刘师长别说不在家，即使在家也不如找李司令员自己的部队呀，由自己部队的领导去解决多方便，多好呀。”

马继波熟悉军分区，军分区的家属宿舍住着他的母亲——冯玉贞。他在上大学读研究生时，每年寒暑假都在这里度过。马继波上班后，经常回家看望父母，同妹妹董媛媛谈谈心、聊聊天。父亲董大新，虽是义父，但父子关系处得还算好。董大新有喝茶的习惯，马继波每月都要买上好的茶叶孝敬董大新。军分区的老领导，老战士都认识马继波，连门卫值勤的战士都同马继波很熟，这不仅因为马继波是董大新的义子，主要原因是每逢节日，尤其是“八一”建军节，马继波总是带领一部分年轻的干部、群众到军分区进行慰问，军民联欢，搞拥军优属活动。今天，马继波坐在车里摇下车窗，同值勤战士挥挥手，打个招呼，让司机飞快地驶进军分区大院。他在车里远远地看见，董大新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心想：“父亲现在没有回家，可能已经知道李司令员被造反派揪走，正在着急想办法呢！”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办公大楼的门前，飞快地径直奔向董大新的办公室。他来到三楼的走廊，听到董大新办公室传来了女孩子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他心想：“可能是妹妹董媛媛正在这里向爸爸撒娇吧。”



实际上，董大新正在听取聂田芝炫耀自己，如何带领造反派揪出了济州市最大的特务、内奸、军贼李龙飞。

董大新自从同聂田芝发生了暧昧关系后，思想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压力。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位老干部，不能做丢失人格体面的事；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对不起冯玉贞，对不起子女们。精神一度萎靡不振，害怕见到亲戚朋友，更怕聂田芝找他。

聂田芝倒似如沐春风，经常是得意洋洋，虚张声势地来找董大新，并以自己失身为由，要挟董大新利用职权，给她在军分区招待所安排了一套住房。她原来对董大新总是董叔、董叔的喊个不停，可是现在却是直呼其名。她经常不真不假的对董大新说：“大新，你要知道自己是个糟老头，而我可是个美妙的少女。我的青春都毁在了你身上，你要对得起我，不然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公布于众，看你如何做人。”

董大新总是强颜赔笑说：“田芝，我爱你是真心的，你千万别耍小孩子脾气。”

今天，当聂田芝说李龙飞是特务、内奸、军贼时，董大新确实忍不住了，他说：“田芝，你要说别人我不敢说不，你要说李龙飞是特务、内奸，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是……”

“他是什么？”聂田芝没等董大新把话说完急切地审问：“大新，你说他是什么？”

“他是抗日英雄，爱国英雄，作战英雄，还是我们全省优秀军分区司令员。”

“不对，”聂田芝生气地说，“我们造反总部收集了他十大罪证。”她说着拿出了几张传单，放到董大新面前。

董大新粗略地看了看传单，然后将传单放到办公桌抽屉里，疑惑地问：“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是造反部总部的司令凌云飞收集的，铁证如山。”

“凌云飞？”董大新回忆着说，“是不是身材高高的，脸白白的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聂田芝装腔装势地说，“大新，你是不是吃醋啦，凌云飞比你年轻，比你帅，还比你革命。怎么样？我又爱上了他。”



绿色月亮

“田芝，”董大新严肃地说，“凌云飞当过汉奸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聂田芝说，“ he 现在是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，我佩服他的造反精神，我就要听他的。”她语气一转又说，“大新，我对你讲，我们今天就要抄李龙飞的家，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。”

“不，我不会支持你们。”董大新说，“李龙飞有缺点、错误，他不支持造反派，批判他倒也可以，但是不能胡乱来，更不能随便抄家。”

“你说我们胡来?!”聂田芝生气地说，“这是我们造反派的革命行动，你胆敢阻拦，我就造你的反，揭你的老底，看你的脸往哪里搁!”

董大新知道聂田芝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，有敢说敢做的个性。他强忍着，求情似的说：“田芝，我对你说过我非常喜欢你。你看看你，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为难我。”

“是你拿我当小孩子耍，拿我当玩弄的工具。”聂田芝好像生了真气，大声喊叫起来，“你并不是真心爱我，你是玩弄我，欺骗我的感情……”她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。

董大新有些害怕，担心战士们听到吵闹声。他一边掏手绢给聂田芝擦眼泪，一边哄着说：“小宝贝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”

“那好，你告诉你的门卫不能阻拦我们，否则，开起枪闹起事来，我找你算账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这，”聂田芝拿起了董大新办公桌上的电话，递给董大新说，“大新，真爱我，假爱我，就看你的行动了。”

董大新一方面怕聂田芝真的会揭他的丑事；另一方面确实害怕造反派在军区院内闹事。他无可奈何地拨通了值班室的电话，低声说：“今晚革命造反派要在我们家属院采取革命行动，任何人不准过问，更不准同造反派们发生矛盾冲突。”他放下电话，瘫软地坐在办公椅子上，呆若木鸡。

聂田芝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双手搂着董大新的脖子，撅起小嘴去吻董大新的脸，“好大新，好大新，我最亲爱的新……”

马继波习惯地敲敲办公室的门。



“是谁？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？”

马继波听出是董大新的声音，他一边答应着：“是我，爸爸。”一边急速地推门进去，他清楚地看见一位女战士坐在董大新的怀里，两手抱住董大新的脖子正热烈地吻着。他惊异地“啊”了一声，不由自主地扭转身，朝门口走去。

董大新被突如其来的马继波吓了一跳。自从聂田芝住进军分区招待所，董大新和聂田芝的暧昧关系更加密切。他们两人的丑闻，在全军分区的指战员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刚才，马继波敲门，董大新没在意，他知道，不经他的允许，任何人是不会闯进他的办公室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下班后根本没有指战员找他，万一有事，都是先打电话请示。马继波的到来，马继波的惊讶声，将他从欲火中震醒。他放下怀中的聂田芝，迎出去装出笑脸，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哎呀，是继波呀，快，快来坐下。”

马继波撞上了这种尴尬的场面，感到恶心，又像受到极大的侮辱，有一团东西梗塞在喉头，他想一步迈出屋门，但又停止了脚步。他是为救人来求人的，于是使劲地咽下这口气，转过脸来。

“继波，来呀，快坐下。”董大新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用手去拉马继波，仍乐呵呵地说：“哈，继波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”他指了指聂田芝亲密地说，“这是你的妹妹，她一有空就来撒娇。”并用眼神示意聂田芝。

聂田芝先是感到有点羞愧，毕竟自己是个大闺女，搂着个大男人亲热，被陌生人撞见了。董大新的坦然，对来人的热情，使她放松了神经，近两年的造反派领导生涯也锻炼了她的随机应变能力，便也笑眯眯地说：“啊呀！原来是我哥哥呀，我们没见过面，请哥哥原谅。”她主动去搬椅子，请马继波坐下。

“继波，”董大新赔笑着，“你这个妹妹可不简单，”他用眼瞟了瞟聂田芝，伸着大拇指说，“能文能武，是咱济洲地区公检法司系统的造反总司令……”

马继波听说过公检法司有位造反派女头头，很猖狂、很凶狠，带领



绿色月亮

一部分人整天揪斗不同观点的革命干部和群众，戴高帽子游街，批斗会上跪砖头，做喷气式飞机。马继波见识过这种批斗形式，由一个人揪着被批斗人的头发往下按，另外两个人，一边一个托着被斗人的胳膊使劲往后拧，做出像飞机两个翅膀的样子。坐喷气式飞机挨斗的人，坚持不了半个小时，就被折磨得晕倒在地。这是当时批斗人用的一种酷刑。社会上传说的这位女造反派头头对被批斗的人，专门会用这种酷刑，是一位惨无人道的暴徒。马继波看着面前这位白净俊俏的女孩子，说话还有点羞涩，能是公检法司的那位女造反派头头吗？马继波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聂——”

董大新没等马继波说完，兴奋地说：“对，继波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聂田芝司令。”然后亲热地去握聂田芝的手，把手紧紧地抓住说：“田芝，怎么样，连你这位没见过面的哥哥都知道你的大名，佩服你……”

“我有急事找您，”马继波盯住董大新说，“我想单独对您讲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董大新心中有鬼，生怕马继波追究刚才撞见的事。他从马继波的表情和行动中，已觉察到马继波的情绪不稳定，就极力打圆场，力求稳住局面。既然马继波有求于自己，他正想收回僵局，满口答应下来，又深情地看着聂田芝，带着惋惜的口气说：“田芝，你哥哥有急事，你先自己去玩吧。不然，你去招待所。”

聂田芝用深情眼神看着董大新，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马继波气鼓鼓的一屁股坐在董大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，直视着董大新说：“您怎么能跟她来往？她怎么会成了我的妹妹？”

“你说的谁？”董大新故意反问一句，“聂田芝？她怎么了？她是当前的女英雄！”

“女英雄？依我看是女狗雄。”马继波终于爆发了闷在心中的火气，“父亲，我看你是看错人了。群众都叫她女疯子，还算是好听的，骂她什么话的都有。”

“她是造反派，我们的革命接班人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行了，您别说了……”



“怎么？继波，你变了，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，看不惯造反派。你看不惯造反派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，反对文化大革命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！继波，你说，我不是给你扣帽子吧？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，一位烈士子女，竟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看问题，真让人痛心。”董大新高亢陈词。

“我是反革命？”马继波越说越有气，“您做错了事，反而说我错了。今天要不是有事，我才不会来找您！”

“对，有事，用着我了就来找我，用不着我就把我扔在一边。明摆着我不是你亲爹，要是你亲爹，你也不会这样来气我。”

马继波听着董大新的话越说越离谱，心里感到好难受，转念一想：“自己是来搭救李司令员的。”就强压怒气，转换了口气说：“父亲，您不要生气，我也是为您好，劝您不要接近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我一时语言粗野，请您谅解。”

“我干革命几十年，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，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还用你教育？好了，有事就讲吧。”

“我来向你汇报，李司令员被造反派揪走了……”

“是呀，被造反派揪走了。”董大新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怎么？这事您知道呀？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。我不仅知道，还知道造反派为什么要揪斗他。”董大新仍旧语气平平地说。

马继波惊奇地睁大眼睛看着董大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！”董大新故意放慢声音说，“他的问题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。”

“他的问题？你是说李龙飞司令员有问题？”马继波倏地站起来，绕过办公桌，上去扯住董大新的一只胳膊使劲地拽着说，“不对！您错了！李司令员是功臣！是英雄！是人民的好公仆！好党员！好前辈！”他的声音越说越高，竟像是在对天发誓一样地吼着。

“继波，你不要这样！”董大新格外的冷静，一边用手推开马继波，一边用教训的口语说，“你作为年轻的干部，不要从私人感情出发，要学



习历史，相信事实。”

董大新不慌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八开纸大小的传单，递给马继波说：“你好好的看看吧，你看看这个材料就会明白，造反派为什么要揪斗李龙飞？”

在一张八开大小的白纸上，大红色的“喜报”两个字占据了一张纸的上半部分。在这两个字的下边，用黑色的铅字印着一幅大标题，在这幅标题下，罗列着李龙飞的十大罪状，传单这样写着：

喜 报

揪出济洲地区最大的特务、内奸、军贼李龙飞

一、李龙飞是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邓拓预谋将来的篡权复辟，看上了李龙飞，利用当《晋察冀日报》社长的权力，于1946年1月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表扬李龙飞。李龙飞由此加入了邓拓、吴晗的反党集团。

二、积极报名参加彭真制造的“二月兵变”，企图实现篡党夺权。彭真利用北京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以借房驻军为名，进行练兵。郭影秋命令李龙飞在基层组织民兵，等待时机，以求一逞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郭影秋任济洲市委书记，提拔李龙飞当上了回民兵团的团长，李龙飞感激郭影秋的培养提拔，对郭影秋孝忠。

三、李龙飞里通外国。利用支左办公室主任的便利同英国人、马来西亚人秘密接触，出卖国家机密。

四、反对左派，支持右派，镇压革命造反派。

五、充当唯生产力论的代表，光抓生产，反对革命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六、同地富反坏右一条心。娶地主羔子、女特务韩馥梅为妻……

马继波将这张传单越握越紧，最后揉成了一个纸团，气得全身颤抖：“真是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！满纸荒诞！打日本鬼子的，打国民党反动派的老革命、老英雄倒成了反党集团，成了篡党的黑帮！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



不务正业的、游手好闲的、吃喝嫖赌的、贪污盗窃的捣蛋分子倒成了革命的？这真是翻了天，乱了套！”

“继波，你要冷静。我说你的思想出了问题，怎么样？看来你的思想还真有问题！”董大新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连革命传单都敢撕！你的思想太跟不上革命形势了。”

马继波干脆把握在手心的传单撕得粉碎，狠狠地扔在地下，说：“董大政委，我现在求您帮帮李司令员，他不是坏人。我用党性保证他不是反革命。在抗日战争中，您最了解他，您还给他颁过奖。他是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，这一点您比我还清楚。他和你同事多年，难道您还不相信他？他对工作是那样的执著认真，他到了支左办公室没日没夜孜孜不倦地工作，为了济州市的经济发展，他呕心沥血；为了保护人民群众、保护革命干部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工作。他是一位好人，一位好干部，一位好叔叔，一位值得尊敬的好前辈！您救救他吧，我求求您，救救他，现在只有您能够救他。”马继波强忍着心中的怨恨，用企求的目光看着董大新。

“继波，人不能光看表面现象，别让外表蒙住了自己的眼睛……”

“怎么？您是说您不了解李龙飞？父亲，您真的不了解李叔？”

“有些事我是了解，比如工作上。至于革命造反派调查他想篡党夺权、里通外国及他媳妇是特务等等，我还真不了解。”

“您相信这张传单？相信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！”马继波意识到董大新思想上出了大问题，遂改换了较温和的口气说：“父亲，这段时间我太忙没有来看您，我们父子交谈得太少。请您谅解我的直言，我们要坚信党中央，坚信我们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，要依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，实事求是地看问题，处理问题，绝不会错。不能让几个小爬虫瞎喊瞎叫，迷失了方向，连自己身边亲密战友都认不清了，那可不行。”

“我并不完全相信传单。我知道李龙飞过去是抗日英雄，是爱国英雄。但是，当前的造反派也不能不信。我是军分区政委，有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，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。”董大新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大新，大新……”冯玉贞一边急喊着，一边闯进屋子里来，她看见



马继波也在这里，有些惊讶地说：“怎么？继波你也在这里？”

马继波听到喊声的同时，看见母亲已推开门进来，预感到了不祥之兆，迎上去慌忙扶住冯玉贞问：“娘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呀？”

“可不得了啦！”冯玉贞望着董大新说，“大新，你快去后院看看吧，来了两大卡车造反派，把龙飞的家都抄了，馥梅也被拖到了车上，准备带走。你们快、快去救救他们！这是怎么搞的？”冯玉贞说着说着，竟急得掉下泪来。

“走，咱们走。”马继波搀扶着冯玉贞向门口走去。

冯玉贞扭头看着董大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大新，你快，快点去，要截住他们！可千万不能把馥梅带走……”

两辆大卡车，装着满满的带着红袖章的青年男女，从通往家属院的中间大道上迎面开出来。

“你们停下！你们停下！”冯玉贞在马继波地搀扶下，站在路中央喊着。

在路灯的照映下，驾驶员看见了路中央的人，将车猛地刹住。大卡车上的造反派们七嘴八舌地叫着：“谁拦住我们的路？”“谁拦路就砸烂谁的狗头！”大卡车上有人领头喊起口号：“革命无罪！造反有理！”……有一个女造反派拿着高音喇叭，高声喊着：“造反派们不要怕，静下来听命令！”两车的造反派戛然而止，一时静悄悄的。

马继波清楚地看见那个拿高音喇叭的女造反派，竟是刚才在董大新办公室见到的那位所谓的妹妹，他计上心来，对着她高声说：“聂司令，我是你哥哥……”

话没说下去，造反派们又叽叽喳喳吵嚷起来：“哥哥，谁的哥哥？”“怎么聂司令还有哥哥？”

聂田芝用高音喇叭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呀？”声音又尖又亮，直钻马继波的耳朵，引起车上造反派们的哄然大笑。

“你看董政委也在这里！”冯玉贞大声说，“你们快把馥梅放下吧……”

“馥梅？什么馥梅呀？”聂田芝仍然用高音喇叭说，“我们车上只有革